

中图分类号: B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05)05-0008-(07)

## 科学·宗教·道德生活

柳延延

(上海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20世纪以来,人类的物质发展水平借助科学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人类的幸福感、道德自律、审美情趣和共同生活的智慧没有同步的提升。这表现为人的生存的虚无化和价值观的低俗化。如果我们正视历史,就能体会到宗教的社会整合和赋予意义的功能。也许我们应当意识到:科学、宗教、艺术是人类面对自然发展出来的三种不同的、彼此无法替代的互补的认知方式。宗教与科学在当代的接触也促进了宗教的改变,使得她有可能与现代理性和谐地组成“经纬”关系,共同编织现代全球的文化生态。断言“人类历史未来的方向取决于现代人如何看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可能不是危言耸听。

**关键词:** 荒诞;宗教性;终极关切

现代科学,这个在西方近代产生的独特的理论学说和思想方式,由于它的明晰性、确定性、简单性和不可思议的有效性,它成了其他学科争相模仿的典范,传统的历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争相以科学的观念和方法重新建构自己的学科特点,如在历史领域,人们普遍确立起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主动参与(建构)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并将之推进和实现,这就是进步。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人类的历史意识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在生产领域,1919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采取标准件、流水化作业法,每分钟生产出一辆小汽车,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科学理性进入了社会生产领域,创造了现代化大生产的基本模式。须知,科学理性讲究分解,讲究一步一步的程序化(逻辑)。当能够把产品的生产按流程加以分拆和重

新组合,就达到了生产的最大效率。在管理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它体现为所谓的科层制的等级和程序结构式的管理,它也是模仿科学理性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历史意识和各门社会科学一向担负着解答人类生活世界疑难的大任,而这个大任在西方曾经是奠基于神学一形而上学之基础上的。现在它们被安放在科学的批判性原则的基础上,从而改变着传统社会科学对生活世界的种种意义解释,表现出科学对现代人类生活拥有绝对的支配权。这样一个过程也发生在非西方国家,尽管它比西方国家晚了一些时期。因为科学的上述特点,是可以比较方便地移植到其他文明中去的。今天的中国人学习西医甚至比学习自己的中医还要容易一些(指成功把握)。传统与现代的转变确实是内在“范式”的改变。

收稿日期:2005-08-12

作者简介:柳延延(1945-),女,湖南长沙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研究。

## —

我们都知道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因为“活着的上帝”对整个西方文化,尤其是对于西方人的道德生活来说简直太重要了。千百年来,“上帝”在西方世界一直意味着文化结构之精神支柱、道德理想之价值寄托。可以说,在19世纪以前的漫长时期,宗教是西方人的宇宙观的主要棱镜,几乎是人解释世界的唯一手段。由于失去宗教,西方人就失去了与存在的一个超验领域的具体联系,没有这些联系会发生什么情况?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成为西方现代学理研究和艺术、文学表达的主题。

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看,没有价值根据的道德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而新时代(即科学为霸主的)的道德价值的根据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德国思想家韦伯提出的著名问题: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既无上帝又无先知的当代处境中,我们学会了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生活吗?如果我们以为科学可以完全充当过去上帝、先知的角色那就大错特错了。科学可以告诉我们的仅是经验事实,它可以教会你如何治病,也可以帮助你杀人,这就是所谓工具理性的特征,比如,当代科学可以告诉你如何克隆人,但科学不能够告诉你应不应当克隆人,“应当判断”涉及的是“应然”之理,从“实然”推论不出“应然”。即科学不能够向人们启示生活的意义。因此,处在科学取得霸主地位时代的现代人在其价值领域中前无辩护,后无托词,他孤独地被判决为自由。现在要由他自己的存在寻找意义:是提升自己到上帝的领域,还是堕落为一只动物?这样的问题拷问着每一个不安的现代心灵。

显然,哲学家不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所在,生活在18世纪末期的大哲学家康德就提出,在严格受自然法则(由科学提供的)限制的世界里,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在哪里?原来由上帝保证的东西,科学理性能够提供吗?当上帝被迫逊位,而理性却不能登基坐殿的时候,人类就面临虚无主义的

威胁。哲学家尼采将科学理性与虚无主义联系在一起就在于此。并且,“我们越是培植起理性,也就越多地培植起虚无主义,我们也就越难以成为社会的忠诚一员。”<sup>[1](P6)</sup>

## 二

“上帝被迫逊位”后的这300多年,自由的人过着怎样的道德生活?我们已能窥其一二。这里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历史观念的变化引起的问题。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指出<sup>[1](P9-10)</sup>,西方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观念,即人类开始用“进步还是倒退”的区别取代了传统社会的“好与坏”的区别。由于这种观念的深入人心,现代人常常忘了“好与坏”的标准本应逻辑地先于“进步还是倒退”的标准,因为只有先有“好与坏”的才有可能判断某一历史变革究竟是人类的进步还是人类的败坏。科学技术自己作为不断进步的人类活动,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不断更新观念,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不断更新的胆量(丧失敬畏感)和手段,它们与赚钱—消费活动的联姻根本改变了现代人的精神品质。在全球化的今天,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生活在一个技术—商业性的社会(只是程度不同)。它将人完全锁定在赚钱—消费的活动中,一个人的意志是从生理性、生物性的方面牢牢地控制着他,人的其他方面的潜能和需要无法得到发挥,占上风的是人的本能意志,这是来自生命必然性的压迫。人的成就感及他的焦虑都只与赚钱—消费的活动有关。

随着技术意识形态对现代社会愈加全面的统治,理性的工具化倾向日益严重,人类的价值追求发生着深刻的转变,这就是从传统认可的价值(如勇敢、忠诚、勤奋、节俭、诚信、责任感等)越来越向“有用价值”倾斜。如果人类价值是按等级排列的,那么在一个经济是其人类社会最基本、最主要的活动的时代,经济价值在整个价值序列中占据着最高等级。职业和才干最终决定着人的社会价值。竞争规律所赏识的人的秉性包括聪明、

灵巧、狡诈以及操作技巧、算计,而那些喜好沉思、审慎、追求完美、身体残缺却是这些规律所轻视或抛弃的,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访美之后,发表了一篇杂记,给人极深的印象,值得在这里引述:

我和一个美国人进行了如下对话:

某先生所以拥有如此庞大的财产是因为他使用了最缺德、最卑鄙的手段,不是吗?

是的,先生。

尽管他犯有各种各样的罪,你们国人竟对他熟视无睹,且有鼓励之意。这是一种很不健全的现象,不是吗?

是的,先生。

他不是一个曾被人控告的骗子吗?

是的,先生。

他不是一度挨过群众的打吗?

是的,先生。

他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是吗?

是的,先生。

天啊,那他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先生,他是一个斯马特(smart,意为聪明、高明、做事漂亮)的人。

狄更斯感叹到:不能想象,一个有道德良知的人怎么能认可这种恶劣的秩序!

今天,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恶劣的秩序”在全球各个角落中蔓延着。用德国古典社会学家西美尔的话说,现代人不是没有共同理想,而是根本没有任何理想,有的只是生命的单纯原始冲动。现在不再是上帝造人说了(上帝造人说使人分有了上帝的神性),而是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说明,它们难道不是在嘲笑人的原有自我定位——人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莎士比亚语)?尼采感叹到:我们改变了观念。我们在各方面都变谦虚了。我们不再从“精神”和“神性”中去推导出人。我们使他回归动物……他根本不是万物之冠:每种生物都与他并列在同等完美的阶段上。

这种把利己的生命本性确立为终极的价值根

据,正是虚无主义的内在逻辑。生命的利己本性当然不可忽视,这就有如“身体是灵魂的客厅”,如果身体不好,身体就会成为灵魂的“地狱”,但灵魂不应当是为“客厅”存在的,就像有人说,他要把眼镜片擦干净才能更清楚地看世界,但他擦镜片越来越上瘾,就再也顾不上看世界了。因此,现代性的最大悖论是:现代性最初是要把人提升到神的地位,结果却把人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平。施特劳斯在其《古近自由主义》中提出:“真正的自由人今天最紧迫的责任莫过于要全力对抗那种堕落的自由主义,这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教,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sup>[1](P33)</sup>

### 三

我们要问的是:人,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能仅仅满足于生物性存在吗?据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公布的数字,世界人口的25%在其人生的某个阶段出现精神障碍,精神疾病已经成为21世纪的重要疾病,人类已进入“精神疾病时代”。在我们中国,这个问题同样也困扰着许许多多不同阶层的人们。中国目前的自杀率,特别是年轻人的自杀率居高不下深刻反映了这方面的精神困惑。对此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中早有深刻的说明:“因为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周围全是面包。”<sup>[2](P380-381)</sup>

确实,科学理性、求真意志——提供事实性知识——让我们现代人窥见到人在意义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一方面看清了生命本无意义,甚至看穿了一切意义寻求的自欺性质,另一方面又不能真正安于意义的缺失。这种两难处境深刻地反映在现代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例如,按传统看法,性与浪漫有不解之缘。人们在文学作品、绘画和音乐中把性美化、浪漫化、神圣化。19世纪初期的浪漫

主义就认为性必须表现为情感的形态才能成为价值。由于科学的祛魅作用(想一想科学家对爱情的“科学”描述),使性从浪漫的激情的迷雾中走出来,还原成了每个人平常和基本的生活现实。这里的确发生着看待性的眼光的重大变化,而如果杜绝了对性的抒情眼光,影响必是深远的,那差不多是消解了一切浪漫主义的原动力。须知,抒情化是一种赋予意义的倾向。如果彻底消解了抒情化,性以及人的全部生命行为便只成了生物行为,暴露了其可怕的无意义性。性曾因爱情获得意义,现代人普遍不相信爱情,在此情形下怎样肯定性?这的确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一个难题。现代人在性的问题上的尴尬处境乃是其现代存在的一个缩影,赚钱—消费的活动带给人的满足和尴尬就更是如此了。

问题是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悖谬的,对人来说,像其他动物那样“活着”是远远不够的。美国曾经有过一个广告语用揶揄的口吻问:“如果花 10 美元就能下葬,那你怎么还会活着?”托尔斯泰则在他的作品中严肃地提问:“每个人,从而每个哲学家都必须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既然存在死亡,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它纯粹作为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对知识和道德、自我和理性、艺术和上帝、幸福和痛苦进行探索。它的答案决定着一切。例如,人是地球上惟一能够意识到自己是要死亡的物种,人的存在是“向死而在”,人类行为也许只有基于对自身短暂(有限性)的清晰认识,才会变得真正重要起来。我们都读过但丁的《神曲》,它是但丁在被放逐时期写下的长诗,在西方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有这样的诗句<sup>[3](P91)</sup>:你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幼虫,生下来是要成为天使般的蝴蝶,毫无防护地飞去受审判吗?“成为天使般的蝴蝶”正是必死的人(接受“审判”)要活下来的任务。美国物理学家温伯格也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作为科学家的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我们人是碰巧进入了一个大剧院的演员。在外面,这个城市的街道既漆黑一团又毫无生气,但剧院里灯是明亮的,空气是温暖

的,墙壁装饰得很华丽。可是,找不到剧本,演员开始即兴表演,演一点心理剧,或吟点诗。脑海中浮现什么就表演什么。演员们没有忘记他们只是自娱自乐,他们也知道他们还要回到外面的黑暗之中。可是在舞台上的时候他们还是尽最大努力进行最佳表演。”<sup>[4](P40)</sup>确实,明白这一点应当让我们更珍视自己的现实存在,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一趟实在是太偶然了,用科学的术语说,是极小概率事件。只有认识到自己可能死亡,真正的存在才成为可能。人生有死,但不是要人们追逐死亡,蔑视生命,反倒是要我们无比珍爱生命。延长生命、逃避死亡的种种努力才成就了今天这样发达的体育、医学和科学,才产生出如此精湛和不朽的艺术、宗教和哲学。这就是为什么古往今来的哲学家悍然宣布:哲学“就是练习死亡”。

其实,“真正的意义只有从荒诞中才能看到”。在一个基本上是不可理喻的环境中,追求生活的意义,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巨大的荒诞性,一个人经历荒诞,感受那种不可思议的气氛,不正是由于他不断地去追求有意义的事情引起的吗!所以,“有意义”和“荒诞”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荒诞派戏剧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一种戏剧现象,因为它展示了“处于危机状态中”的现代人——失去了对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和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意义的感知。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根本的精神状态。而问题是:当人一旦丧失了对生命的意义关联的虔诚,所有的界限就会消失,人的心灵马上向魔鬼敞开。

#### 四

与 modern 人对科学的崇拜同步发生的是对宗教的无知与漠视。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他们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以至于不能注意到上帝。”也许,现代思想的一个根本失误在于它对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性”的存在物估计不足,正如中古时代对人的自然本性(是动物家族之一员)估计不足一样都是一种失误。西美

尔对宗教性和宗教做出的区分值得我们注意。他认为,“宗教性”是一种“社会精神结构”,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中都包含着一种宗教因素。如个体的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各种关系(如民族、家族、社区、国家)中“所具有的融升华、献身、神圣、忠诚于一体的特征”就体现的是宗教性的关系,若从这种关系中发展出一套观念体系,分化出一个特殊身份阶层(教士、僧侣、儒生),成为这套神圣观念体系的化身,专业性地处理宗教性的关系,宗教就出现了,它具有社会的整合和约束功能。<sup>[5](P8)</sup>

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用宗教是某种东西的“异象”来说明宗教的意义:“这种东西既处在常川不往的事物之流中,同时又处在事物的外面和后面。这种东西是真实的,但还有待于体现;它是一个渺茫的可能,但又是最伟大的当前事实;它使所有已发生的事情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又避免了人们的理解;它拥有的是终极的善,然而又可望而不可及;它是终极的理想,然而又是达不到愿望的探求。”<sup>[6](P183)</sup>我理解怀特海在这里更多地是从宗教性的方面来说宗教。

当代美籍德国神学家蒂利希展开了怀特海的说明,拨开了笼罩在理解宗教上的各种迷雾。他说,人类是具有“宗教感”的存在者,其宗教感深深植根于他的精神的所有机能之中,“宗教是整个人类精神的底层”,所谓底层即指宗教所探究的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终极方面,是人类精神所特有的终极关切。<sup>[7](P317)</sup>在人类精神的所有基本功能、所有创造活动中均深藏着这样一种终极关切,如在道德领域,这种终极关切明显地表现为道德要求(爱、同情)的无条件性;在认识领域,这种终极关切则体现为对表达终极意义(“实然”)的无限期望,在社会经济领域对公平的渴望,而在政治领域则有对正义的要求。我们不能再问为什么要爱、要同情,要正义、要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人类精神超越此岸的彼岸关怀,为此岸生活提供着理想、目标,成为“真、善、美”的感动之源,说宗教的核心是信仰就有这个意思。

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出身于宗教,是“求

真”的终极意识始然,它本身源起于一项“宗教任务”:对上帝展现在宇宙中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的不懈揭示。有人说,是科学推翻了宗教教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科学只是拒绝用科学思维去论证无法用实验验证的东西,拒绝信仰的科学化。还有人说:随着科学揭示出越来越多的真理,宗教的地盘越来越小了,其实这也是误解,如果已知的科学真理是一个圆,那么随着圆的扩大,未知的领域将会更大地扩大,“人们在科学上每解答一个问题,就会在深层次上遇到更多的新问题,宗教将已知的世界留给科学,但在知识之圈的无限外在空间,宗教则提倡信仰的审视和把握”,这是一种“对无知的知”。大爆炸宇宙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处于科学知识圆周边缘的科学,由是也显露出科学从严肃的、可理解的活动进入神秘和悖论领域的性质,天体物理学家查斯特鲁在《上帝和宇航员》中写到:“仅靠相信理性力量的科学家们,他们的事业以噩梦告终。他攀登了一座无知的山峰;他正要征服最高峰,当他翻越最后一块岩石后,他发现迎接他的是一群神学家,这些神学家坐在那里,等了他们好几个世纪。”其实,科学中包含的信仰成分一点也不比其他领域少。

人们都说爱因斯坦是一个有宗教情怀的人。我们要问:今天科学家的宗教情怀对他们的研究工作还是重要的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说,以前的科学发展有宗教这个向导,那么现在没有这个向导了。现在的人学习科学,研究科学大多是因为它有用,所以说现在推动科学的动力基本上是它的实用价值和商业价值。<sup>[8]</sup>因此有人可能会说,爱因斯坦的宗教情怀可能只是他个人的事情,那么现在科学与宗教情怀之间还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对这个问题,我国学者陈方正先生的回答是:凡是真正直接有用的东西,你直接可以看见的有用的科学都不是最基本的科学。科学上最深奥、最根本、最重要的发现,往往都没有明显和直接的实用价值——正因为其远离日常事物,正因为它和世界表层现象没有直接关联,所以才是最微妙、最能触及自然界本质的极少数根本原理。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哥德尔的不完备定

理、洛伦兹的混沌、孟德布洛的分形等等，在其发现之初都是如此，都纯属“无用之用”，至于其后来成为举世科学家、工程师所不可或缺的理论，则非始料所及。而对最根本的科学的原理的钻研是很苦的事情，而且是很孤独、很容易失败的事情。如果要有人愿意去做的话，那他就必须要有一种近乎宗教的情怀，一种对世界上一般的实用、现实的事情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东西的执着追求的理念。陈先生所言极是，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的宗教情怀不是说说而已的东西，它体现的是“求真”的终极关切。

因此，宗教性是一种生存品质、一种在世关系和感情所向，是活生生的宗教生命（也可以用“内在宗教”来表达），而宗教是一些教堂、寺庙式的建制和教义，是死气沉沉的宗教机构（可用“外在宗教”来表达）。若“宗教性”被“宗教”绝然地支配和垄断，时代的宗教生命就会枯竭。问题是，在现代条件下，个体的生命原则是自由，这意味着摆脱社会约束，这构成了宗教的现代性危机：宗教生命在涌动，而宗教形式已被全然否弃了，宗教生命再也没有形式可以表达自己了。今人用人的自然本性“压制”、取代人的宗教生命是对人性的一种扭曲。在现代条件下，如何安置人的“宗教生命”？

从人类知识的源头上看，原始艺术、古代神话的主题都是指向宗教的，而宗教是人类企图理解自我和世界的一种精神追求，它表达了人对世界理解的天真性、浪漫性，是对世界事物的理想化、神圣化的诠释。可以说：宗教是人类的各种学问的母亲，儿女长大后都离开了母亲。在人类的整个历史长河中，宗教对人类的全部精神世界产生过的巨大影响是无法忽视的，如果说它今天不占主流地位，但它仍然以改变的形式影响着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仅在艺术领域里，中国的艺术家们正是在佛教的影响下创造了以敦煌、云岗、龙门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些信仰之力与艺术天才的双重创造时，我们依然会被其中所蕴含、体现的博大胸襟、慈悲情怀和庄严、宁静、超然、平和的思想之光所笼罩、所折服。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科学、宗教、艺术是人类面对自然的三种不同的、彼此无法替代的独立的、互补的认知方式。人的任何思想（从而行为）都是从经验开始，科学是对经验的逻辑化，艺术是对经验的理想化，宗教是对经验的神圣化（超验化）。有些人自以为是地声称，他发现了宗教没有科学根据，其实这是连瞎子也能看出的，当代人崇拜科学自然就会将宗教当成谬误。培根有一句著名格言：略知哲学，人的心灵倾向于无神论；深入哲学，人的心灵导向宗教。确实，当我们深刻地体验到人世间的神秘和悲苦，就能体会宗教为什么能具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曾经给予人类心灵多么大的慰藉，这里肯定具有某些合乎人性的、必不可少的东西。并且，深入哲学而带给心灵的上帝完全不同于略知哲学而远离的那位上帝。

或许有人会问，即使没有宗教在场，我们为什么不能靠法律、制度、教育等理性手段建立一个美好的文化生态社会呢？价值观念难道一定要以宗教为基础吗？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并不依靠神学，并不诉诸神的教诲和律令，而是以存在论、交往理性，或从功利主义出发，来建立他们的伦理学的体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发现，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未必一定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一个有道德的人也未必一定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当然，这些希望从理性角度建构人的道德生活的尝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如果道德仅仅停留在行为规范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道德信仰的层面，没有变成人的“内心信念”，它在抑制人性的恶上效力有限，似乎有防不胜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后果。在社会约束力上惟一能超越科学理性和法律的东西就是信仰，因为它约束的是“心”，传统社会中宗教的整合功能值得我们认真审视，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理性资源，也需要宗教中的某些合理的可利用资源，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历史中吸取这些资源。因此，怀特海的告诫就非常有意义<sup>[6](P173)</sup>，他说：宗教符号赋予人们生命的意义，科学模式赋予人们改造环境的能力，宗教和科学的影响如此之大，人类历史未来的方向取决于

现代人如何看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也许人们已经注意到,经历几个世纪的宗教改革和现代理性的冲击,基督教本身逐渐脱离着它作为意识形态的全能性和世俗性,逐渐实现着从权力形态向纯粹的精神形态的转化,其教义也从冷酷的“原罪”和单纯的“禁欲”走向一种对健康人性、公共美德和心灵秩序的追求上来(“后现代宗教”?)。借助它,人们有可能完成着一种对“善恶”的最高确认,对理想品质的寻求与塑造。由于“人格化”的减弱,“上帝”概念完全有可能不再发挥其传统工具意义上的剥削作用,相反,她越来越可能变成一种赋予和施舍,一种神性光芒下的人文关怀,一种重视生命、呵护灵魂的福音和能量。我以为各种宗教若能经历这种变迁,她就有可能与现代理性和谐地组成“经纬”关系,以共同编织现代全球的文化生态,以弥补知识理性在建构文明方面的不足。问题在于,在理性高扬的时代,在个体原则为自由的时代,终极关切和信仰越

来越具有理性基础上的个人性,它决不允许强制。西美尔说:灵魂的得救最终是个人的事,因此,今天的问题主要不在于致力宗教教义和机构的现代化,而在于个体自决的生命意义的实现,寻回作为生命的内在形式规定的“宗教性”。

#### 参考文献:

- [1] 列奥·施特劳斯. 自然权力与历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2] 陀斯妥耶夫斯基. 卡拉玛佐夫兄弟·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3] 但丁. 神曲·炼狱篇[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4] 史蒂文·温伯格. 仰望苍穹:科学反击文化敌手[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 [5] 西美尔. 现代人与宗教[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6] 怀特海. 科学与近代世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7] 张志刚. 猫头鹰与上帝的对话[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 [8] 柳延延. 科学在当代的处境[J]. 哲学研究,2003,(1).

## Science, Religion and Moral Life

LIU Yanyan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material developmental level enjoyed by human beings has been raised dramatically thanks to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wever, man's sense of happiness, moral standards, aesthetic interests and his wisdom in common life have not been developed at the same pace. This shows the emptiness of man's life and the inferiority of man's values. If we look at history, we will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ignificant meaning in religion. Perhaps we should be well aware that science, religion and art are three different methods of cognition which man has developed in face of nature, and which cannot be replaced by each other and which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at religion gets in touch with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times promotes religious changes so that religion can develop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modern rationality, so as to make up a global cultural environment. It may not an exaggerated declaration tha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human history depends upon how the people today tre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Key words:** fantastic, religiousness, ultimate concern

(责任编辑:江雨桥)